

帛书《称》之文体及其流变

刘 信 芳

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已三十余年,其研究也已成一专门学问。不过对于帛书文体的研究,尚有许多工作值得做。曾有学者认为帛书《称》不成文章,其实在帛书《称》之前,有《武称》、《小称》,郭店楚简《语丛》等,帛书《称》之后,有《为吏之道》、《谈丛》等,杂录熟辞的文体一脉相承,并直接影响到后世类书。

古代史官将谚语、格言,以及与重要历史事件、名物典章制度相关的熟辞集录成篇,或名之为“称”,或名之为“祝”,至刘向《说苑》乃开集熟辞之大成之例。有关帛书《称》之题旨及体裁的讨论,将有助于我们理清这一类文体的流变。

一、关于《称》的几点讨论

《称》乃帛书《老子》卷前四种佚书之一^①,学者很少论及。1992年,叶山先生著文说:

《称》这一章或这一部分不是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,而是一部引自早期文献或口头名言的格言集锦汇编。^②

叶山先生提出这一问题,是为了证明《老子》乙本卷前佚书的时代问题,对此,本文不予涉及。仅就叶山对《称》构成性质的断言来说,这一看法有一定的合理因素。

《称》以小圆点(·)作为分章的标志,依现有的小圆点,全篇至少有五十章。其中第四十九章中间残失一大段文字,可能包含有三章的内容,为便于称引,姑且合称为一章。《称》绝大多数章的内容见于古书记载,如第九章:

帝者臣,名臣,其实师也。王者臣,名臣,其实友也。霸者臣,名臣也,其实[宾也。危者]臣,名臣也,其实庸也。亡者臣,名臣也,其实虏也。

^①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:《马王堆汉墓帛书[壹]》,文物出版社,1980年,第81-85页。

^②叶山:《对汉代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几点看法》,《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》,湖南出版社,1994年,第21页。

《说苑·君道》“燕昭王问于郭隗”章：“郭隗曰：‘帝者之臣，其名臣也，其实师也。王者之臣，其名臣也，其实友也。霸者之臣，其名臣也，其实宾也。危国之臣，其名臣也，其实虏也。’”郭隗事燕昭王在前311年，较《称》之成书时代为晚。

《称》三十五章：

天下有参（三）死：忿不量力死。耆（嗜）欲无穷死。寡不辟（避）众死。

《说苑·杂言》：

鲁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有智者寿乎？”孔子曰：“然。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，人自取之。夫寝处不时，饮食不节，佚劳过度者，疾共杀之。居下位而上忤其君，嗜欲无厌，而求不止者，刑共杀之。少以犯众，弱以侮强，忿怒不量力者，兵共杀之。此三死者非命也，人自取之。”《诗》云：“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！”此之谓也。

《称》之各章多见于《管子》及《国语·越语》所录范蠡之语，这涉及到《称》及其相关佚书的思想来源问题，学者们多有论述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，本文暂不讨论。

不过叶山先生认为《称》“不是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”，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。笔者细绎《称》之各章，发现《称》不引《诗》，不引《书》，不引《易》，不引《论语》，就连《左传》所引之熟辞，也基本上未见于《称》，这说明《称》所集录的资料具有鲜明的倾向性。李学勤先生认为：“《黄帝书》四篇本为一体，其著作年代容有不同，各篇间的思想联系却是易见。”^①笔者同意这一看法。

叶山先生又认为《称》之结构“无说明整个文章的引言或结论之分”。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，我们试看《称》之第一章：

道无始而有应。其未来也，无之；其已来，如之。有物将来，其刑（形）先之。建以其刑（形），名以其名，其言胃（谓）何。

帛书整理小组认为该章最末一句是问句，释文为：“其言胃（谓）何？”我们改问号为句号，理由容下述。

该章其实就是《称》的引言。

《称》在帛书中，紧接着《十六经》钞写，《十六经》之最后一章云：

欲知得失请（情），必审名察刑（形），刑（形）恒自定，是我俞（愈）静。

上引《称》之首章“建以其刑（形），名以其名”与之照应。

《十六经》云：

来自至，去自往。

^①李学勤：《〈称〉篇与〈周祝〉》，《简帛佚籍与学术史》，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，1994年，第309页。

《称》之首章“其未来也，无之；其已来，如之”，二者都是任其自来，顺应自然的意思。

《十六经》云：

万物群至，我无不能应。

《称》之首章“道无始而有应”，明显与之承接。

《十六经》之末章乃《十六经》之结语。《称》之首章与《十六经》之末章联系如此密切，只能说明《称》之首章居于开宗明义的地位，表明是承《十六经》之意旨而作《称》篇。

《称》之末章云：

凡论必以阴阳□大义。天阳地阴，春阳秋阴，夏阳冬阴，昼阳夜阴。大国阳，小国阴。重国阳，轻国阴。有事阳而无事阴。信（伸）者阴（阳）者，屈者阴。主阳臣阴。上阳下阴……

又云：“诸阳者法天”，“诸阴者法地”。我们知道，道家以“道”在天地、阴阳之间^①，《称》篇始之于“道”，终之于“阴阳”，这就不能认为是没有内在联系了。

帛书紧接着《称》抄录的是另一重要佚书《道原》，《道原》云：

天地阴阳，〔四〕时日月，星辰云气，规（玦）行饶（绕）重（动），戴根之徒，皆取生，道弗为益少，皆反焉，道弗为益多。

圣人若“得道之本”，“抱道执度”，则“天下可一也”。《道原》乃是对“道”的理论性概述。《称》之末章既将世间万物划分为阴、阳，而《道原》又立论于“天地阴阳”，二者之间的表里关系是非常明确的。

尤其值得重视的是，《称》之末章“凡论必以阴阳□大义”，明显是收束全篇的口气，《说文》：“凡，聚括而言之也。”这说明《称》在行文结构上是有结尾的。

二、关于“称”的解说

《称》篇首尾完具，是帛书《老子》乙本卷前古佚书的有机组成部分，这应该不难理解。不过《称》所录格言、文献、名言之类，彼此之间的确不存在必然之序，这涉及到篇名“称”的涵义问题。

整理小组注云：

《经法·道法》：“应化之道，平衡而止，轻重不称，是谓失道”，《管子·霸言》：“夫神圣视天下之形，知动静之时，视先后之称，知祸福之门”，皆强调称之重要性，可参考。

这里援例是准确的，然而无解说。李学勤先生认为：

《称》篇之所以题为“称”，是因为“称”训为言（《礼记·射义》注）

^①参《老子》五章、二十五章。

或述(《国语·晋语》注),并不是像一些作品理解的,是度量的意思。所谓“称”,就是语句的汇集。^①

我们认为:应该注意到《称》本身有解题之笔,其第四十九章云:

审其名以称断之。

即审核事物之名,用“称”来判断它。可知“称”是比喻性用法。如果把事物之“名”比作一铢黄金,“称”就是天平。称其轻重,量其长短,解说“名”的具体含义,此“称”之谓。

《礼记·丧服大记》“君称言”,郑玄注:“称,言举所以来之辞也。”疏云:“君称言者,称,举也,君举所来之言,谓弔辞也。”凡弔辞须以简明的言辞评价死者生平,犹称衡其价值,此“称言”之谓。

至于《称》何以多用格言之类,《墨子·公孟》的一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:

程子无辞而出,子墨子曰:“迷之。”反后坐。进复曰:“乡者先生之言,有可闻者焉?若先生之言,则是不誉禹,不毁桀纣也。”子墨子曰:“不然。夫应孰辞,称议而为之,敏也。厚攻则厚吾,薄攻则薄吾。应孰辞而称议,是犹荷辕而击蛾也。”

当时学者论辩,“誉”则举禹之类为例,“毁”则举桀纣之类为例。墨子批驳程子,未引经据典,所以程子反诘说:“刚才先生说的话,有大家听说过的吗?”墨子回答说:“不是这样,应对以熟辞,是称议来使用的,目的是为了表达的敏捷。你用含义深的话攻击我,我就用含义深的话回答(“吾”读为“御”)。你用含义浅的话攻击我,我就用含义浅的话回答。如果对你还要应对以熟辞,来称引议论,那就好比扛着车辕去打飞蛾。”

孙诒让间诂云:“孰辞,习孰之辞,犹云常语。”当时史官将与历史事件、典章制度有关的谚语、格言之类集录起来,供君王、百官习熟,以作称议之用,这些谚语、格言之类,就是墨子所说的“孰辞”。

如果说,“称”是说明事物的手段,好比天平,那么说明事物所用的言辞就好比砝码。称量要用标准砝码,说明事物自然要用大家公认的“熟辞”。明乎此,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《称》篇会有那么多的谚语、格言之类。

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,《称》篇之首章有这样一句话:

建以其刑(形),名以其名,其言胃(谓)何。

“何”在这里不是疑问代词,《说文》:“何,儻也。”引申为“任”,《东京赋》:“荷天下之重任。”“儻”引申为“当”,《仪礼·丧服》“擔主也”,朱骏声云:“犹代也,亦当也。”表达“形”、“名”之间关系的言辞叫做“何”,“何”就是相当的言辞,相称的言辞,也就是“名以其名”所用的言辞。如果硬要死扣字眼,“何”就是担负其“名”的言辞。若不堪其负,不可谓“何”,若用以解释

^①李学勤:《〈称〉篇与〈周祝〉》,《简帛佚籍与学术史》,第310页。

“名”的言辞与“名”相当,则其言辞谓“何”。

三、与《称》相关的古代文献

李学勤先生曾指出:《称》之多录格言、谚语,与《老子》一书相似,而在体裁上,又与集熟辞为篇的《逸周书·周祝》相似^①。

李学勤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。

不过真正与《称》体裁相类的,是下列古代文献:

其一、《逸周书·武称》

大国不失其威,小国不失其卑,敌国不失其权。

美男破老,美女破舌,淫图破□,淫巧破时,淫乐破正,淫言破义,武之毁也。

长胜短,轻胜重,直胜曲,众胜寡,强胜弱,饱胜饥,肃胜怒,先胜后,疾胜迟,武之胜也。

《武称》与《称》同样都是用熟辞,体裁相同,多一限定语“武”,故全篇熟辞皆与“武”有关;而《称》始于“道”,终于“阴阳”,包罗万象,此所以不用限定语。

《逸周书·太子晋》还载有“称”之用例,对于我们理清此类文体甚有帮助。晋平公使叔誉往周,见太子晋,与太子晋讨论问题。“五称而五穷,逡巡而退,其不遂”,注云:“五称,说五事。”其后师旷去见太子:

师旷〔称〕曰:“□□□吾闻王子,古之君子,甚成不骄。自晋始如周,行不知劳。”王子应之曰:“古之君子,其行至慎。天下施关,道路无限。百姓悦之,相将而远。远人来欢。视道如尺。”师旷告善,又称曰:……

其中“师旷〔称〕曰”原文无“称”字,下文既谓“又称曰”,可知此句“曰”为“称曰”之省。

将师旷与太子晋关于“君子”的“称”、“应”合在一起,完全可以视之为“君子称”。这说明“称”不仅是熟辞之名,文体之名,而且论辩应对之援例,也叫做“称”。

其二、《管子·小称》

此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,前一部分以“管子曰”为标志,可划分为三段,此三段乃正文;而后一部分则是管子后学所记,谓管仲有病,桓公往问,管仲谏桓公:“愿君之远易牙、竖刁、堂巫、公子开方。”桓公未能听,“四子作难”,桓公最终掩面而绝。大约管子后学认为《小称》所述为以小见大之理,故举此例以实之。然不知缀以此例,已与《小称》之题旨不符。

《小称》正文:

管子曰:身不善之患,毋患人莫己知。丹青在山,民知而取之。美珠在

^①李学勤:《简帛佚籍与学术史》,第313页。

渊，民知而取之。是以我有过为，而民毋过命。民之观也察矣，不可遁逃……（第一段）

管子曰：……匠人有以感斤櫨，故绳可得断也。羿有以感弓矢，故彀可得中也。造父有以感辔策，故邀善可及，远道可致。天下者无常乱，无常治，不善人在则乱，善人在则治。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。（第二段）

小称之题旨，注者云：“称，举也，小举其过，则当权而改之。”其实《小称》就是管子讲的三段话，最初之编者将其缀在一起。然此三段话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，没有共同的主题，无以为题，只好以其多用熟辞的共同特点，名之为“小称”。后学又援例解之，已是画蛇添足。

《管子·小称》之后，尚有《四称》。注家解“四称”云：“谓称有道之君、无道之君、有道之臣、无道之臣，以戒桓公。”其云：

固其武臣，宣用其力。圣人在前，贞廉在侧。竞称於义，上下皆饰。形正明察，四时不贷，民亦不忧，五谷蕃殖。外内均和，诸侯臣伏。国家安宁，不用兵革。受其币帛，以怀其德。昭受其令，以为法式。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。

《四称》乃管子与桓公之四则对话，例与前引《逸周书·太子晋》相类。管子答桓公之语多用熟辞，篇题“称”有称答的意味，然合《小称》观之，“称”仍是以相当之熟辞“称”有道之君之义（第一则），合四则而有“四称”之题。

其三、郭店楚简《语丛》

郭店楚简《语丛》由长度不等的四组竹简构成，整理者分别题为“语丛一”、“语丛二”、“语丛三”、“语丛四”^①。其中不少文句见于传世文献，如：

夫〈天〉生百物，人为贵。（《语丛一》简1）

《孝经·圣治》：“天地之性，人为贵。”（又见《论衡·辩崇篇》）《荀子·王制》：“人有气有生有知，亦且有义，故最为天下贵也。”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故人者，天地之德，阴阳之交，鬼神会之，五行之秀气也。”《说苑·杂言》：“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。”

智天所为，智人所为。（《语丛一》简29）

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：“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。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。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。”

礼不同，不丰不杀。（《语丛一》简103）

《礼记·礼器》：“孔子曰：礼不可不省也。礼不同，不丰不杀。此之谓也。盖言称也。”又《礼运》：“礼不同，不丰也，不杀也。”

关于《礼器》“盖言称也”一句，旧注多理解为“相称”，窃意以为这里不能排除另一种理解，即孔子所说“礼不同，不丰不杀”，乃是引“称”以作论述的证据。从《礼记·礼器》的原文语气分析，“礼不可不省也”是孔子提出的论

^①荆门市博物馆：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93-219页。

点,而“礼不同,不丰不杀。此之谓也”是孔子提出的论据,“盖言称也”是《礼器》作者的补充语,说明孔子的论据来源于“称”。如果拙说不误,那么郭店简《语丛》或许就是当时人所谓的《称》。

郭店简《语丛》主要由语录、格言、熟辞构成,内容极为丰富。由于竹简系盗掘出土,目前尚未能恢复原有的编序,因而对其内容的了解尚有待于研究工作的深入。不过从文体上看,郭店简《语丛》与帛书《称》相近,是大致可以肯定的。

其四、《韩非子·储说》与《说林》

较早以“称”命题之作,极少引到具体史例。《管子·小称》提及“毛嫱、西施”,仅为美人之代名词。惟管子后学缀易牙、竖刁之徒于《小称》,史例遂与语录合流,《韩非子》之《储说》、《说林》,汇史例、寓言为大观,谓为“称”之流变可也。

其五、睡虎地秦简《为吏之道》^①

睡虎地秦简《为吏之道》由五十支竹简钞成,分五栏书写。原无标题,整理者取章首为题,无可非议,由于该篇多熟辞,在熟辞汇编之类文章的演变中居于重要的一环,所以我们有必要加以讨论。

中不方,名不章,外不员(圆)。

《说苑·谈丛》:“中不方,名不章,外不圆,祸之门。”

临财(财)见利,不取句(苟)富。临难见死,不取句(苟)免。

《礼记·曲礼》上:“临财毋苟得,临难毋苟免。”附带说一下。《曲礼》亦多录熟辞,开篇即云:“俨若思,安定辞,安民哉。敖不可长,欲不可从,志不可满,乐不可极。贤者狎而敬之,畏而爱之。爱而知其恶,憎而知其善。”抄了一大段熟辞后,接以“夫礼者,所以定亲疏,决嫌疑,别同异,明是非也”,这才开始议论。

《为吏之道》最后一章与《荀子·成相》类似,如:

凡治事,敢为固,谒私图。画局陈弊以为赅。肖人聂心,不敢徒语恐见恶。

节奏有如劳动号子。

有趣的是,竹简钞录者在《为吏之道》后录有两条《魏户律》,再接着是如下一段文字:

口,关也;舌,几(机)也。一堵(曙)失言,四马弗能追也。口者,关;舌者,符玺也。玺而不发,身亦毋薛(薛)。人各食其所嗜(嗜),不蹊以贫(分)人;各乐其所乐,而蹊以贫(分)人。

此段文字初看令人摸不着头脑,细读则有如读书人抄录的一条资料。此类资料抄录既多,分类条理,即成熟辞之篇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《为吏之道》的作

^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: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0年。

者围绕“吏治”这一主题,收集了若干熟辞,根据这些熟辞编成《为吏之道》。以后读到《魏户律》,觉得其中的两条有价值,缀以其后,又见到一段熟辞(如上引),再续以其后。如果以后该作者要修订《为吏之道》,这后缀的三条材料将被派上用场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这三条材料也可以视为《为吏之道》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古书质朴如此,惟其质朴,可雕可琢,可彩可绘,自有其特定的价值。

其六、《说苑》及其《谈丛》

西汉刘向著《说苑》,取材广博,上自周秦经子,下及汉人杂著,“以类相从,一一一条别篇目”^①。学者已明其开后代类书之先^②。然是书自宋、元以降,代有诂难,刘知几斥为“广陈虚事,多构伪辞”^③。苏时学贬为“未尽精醇,亦嗜奇爱博者之病”^④。今藉帛书《称》篇,知其体例原有所本,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这本书的价值。全面探讨《说苑》,远非本文所能及,以下谨举《谈丛》为例:

贞良而亡,先人馀殃。猖厥而活,先人馀烈。

《称》第三十二章:

有宗将兴,如伐於□。有宗将坏,如伐於山。贞良而亡,先人馀殃。商(猖)阙(獷)而括(活),先人之连(烈)。

《谈丛》又有:

卑而正者可增,高而倚者且崩。直如矢者死,直如绳者称。

《称》三十三章:

埤(卑)而正者增,高而倚者崩(崩)。

《谈丛》中的格言、谚语之类熟辞,大多数可以在古书中找到来源。而上引二例,目前知其仅见于《称》。

《谈丛》偶亦录寓言:

枭逢鸠,鸠曰:“子将安之!”枭曰:“我将东徙。”鸠曰:“何故?”枭曰:“乡人皆恶我鸣,以故东徙。”鸠曰:“子能更鸣可矣;不能更鸣,东徙,犹恶子之声。”

此章本于何书,目前尚不清楚。向宗鲁先生《说苑校正》引《鲁连子》曰:“先生之言,有似枭鸣。”若果仅见于此,则有可能是刘向据此敷衍为寓言。此章后为陈思王《禽恶鸟论》所用,几乎是照录,这说明有价值的熟辞汇编,并不仅仅是钞纂,还融进了编者的加工润色。此类汇编,为政治家提供治国之鉴,为文学家提供创作之素材,为学问家提供章句之渊藪,为历史家提供钩沉辑佚,明辨千秋功过的参照,其功实不可没。

刘向重视熟辞之杂录,还可以由《七略》窥其端倪。就《汉志》所见,大致

①(汉)刘向:《说苑序奏》。

②屈守元:《说苑校证·序》,中华书局,1987年。

③(唐)刘知几:《史通·杂说》。

④(清)苏时学:《爰山笔话》卷五。

有：“刘向所序六十七篇”，附于儒家之末；“道家言二篇”，缀于道家之末；“杂阴阳三十八篇”，缀于阴阳家之末；“法家言二篇”，缀于法家之末；“杂家言一篇”，缀于杂家之末。诸书今皆不传，我们推测，各书可能是有所分类之语录、格言、史事，其缀于各家之末者，类似于《为吏之道》后缀之杂钞。若乃无所分类之杂钞，恐《汉志》不为之录。《汉志》小说家本为杂录“街谈巷语，道听途说”，所缀之“百家三十九卷”，大约是杂中之杂，勉强入录者。是乃熟辞之编，虽为图书门类之附庸，然代有编者，不绝如缕。

综括上述，我们可以将与“称”有关的问题归纳如下：

帛书《称》杂录古代熟辞以成篇，首尾完具，是《老子》乙本卷前佚书之有机组成部分。“称”是用来解说事物之名的。帛书《称》始之于“道”，终之于“阴阳”，是关于道的熟辞汇编，故与《老子》书相连属。

《称》之体裁古已有之。郭店简《语丛》的体裁与《称》相近，有可能即流传于春秋末至战国时代的《称》。只是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证明。古代杂录熟辞，或以“称”名，或以“祝”名。以“称”名者，有《武称》、《小称》、《四称》，其内容相对集中，《为吏之道》乃其流；帛书《称》内容广泛，《谈丛》乃其流；《储说》、《说林》之类，以史事、寓言为主，可谓“称”之变。而以“祝”名者，有《周祝》、《殷祝》，古代史官所编各类祝辞，由于多用熟辞，因而客观上与“称”相类。《诗经》之颂，其实就是古代的祝辞，只不过是主题、有韵律、句式更为整练的祝辞。熟辞、史事、寓言之汇编，至刘向《说苑》而开集大成之例。

如果把结构完具，主题突出的文章称作成品，那么《周祝》、楚简《语丛》、秦简《为吏之道》、帛书《称》、《谈丛》之类，大约只能称半成品。然而这是今人的看法，古人非如是观，古人将有周之祝辞钞在一起，冠以“周祝”；将与“道”、“阴阳”有关的熟辞钞在一起，加上开场白和结语，名之曰“称”。他们堂而皇之地将其编成册，与“经”与“典”等量齐观。刘向从其例，是以有《说苑》；虞世南从其例，是以有《书钞》；欧阳询从其例，是以有《类聚》；继之以《御览》、《大典》、《集成》，直至今人之“百科全书”，钞纂蔚为大国，小溪汇为江海。若乃返本溯源，《称》、《祝》虽仅具模型，实乃钞纂不桃之宗，是不可小视也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大学历史系